



西夏學

杜建录 主编

XI XIA XUE

第十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编
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

西夏学

第十一辑

杜建录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学. 第11辑 / 杜建录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25-7683-8

I. ①西… II. ①杜… III. ①中国历史—西夏—文集
IV. ①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0706 号

西夏学(第十一辑)

杜建录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20.25 字数 623,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

ISBN 978-7-5325-7683-8

K·2055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西夏学》编委会

顾问：陈育宁 史金波 李范文 周伟洲

主任：齐 岳

编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刘兆和 孙伯君 孙继民 汤晓芳 李华瑞 李进增
杜建录 杨 浣 杨富学 沈卫荣 周 峰 林英津
波波娃 罗 丰 段玉泉 胡玉冰 荒川慎太郎
索罗宁 聂鸿音 彭向前 景永时 韩小忙 薛正昌

主编：杜建录

编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建 王培培 许伟伟 佟建荣
杨 浣 段玉泉 彭向前 潘 洁

执行编辑：许伟伟

目 录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总序	郝 平 (1)
《〈天盛律令〉研究》前言	杜建录 波波娃 (2)
略论西夏文草书	史金波 (7)
西夏历日文献中关于长期观察行星运行的记录	彭向前 (21)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占卜文书 5722 考释	梁松涛 袁利 (25)
两部西夏文佛经在传世典籍中的流变	段玉泉 (50)
《英藏黑水城文献》佛经残片考补	张九玲 (60)
西夏文《方广大庄严经》残片考释	孙飞鹏 (68)
中国藏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	王培培 (72)
武威藏 6749 号西夏文佛经《净土求生礼佛盛赞偈》考释	于光建 (75)
中国藏西夏文《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译释	王 龙 (83)
西安文物保护所藏西夏文译《瑜伽师地论》残叶整理	荣智润 (89)
山嘴沟石窟出土的几件西夏文献残卷考证	郑祖龙 (94)
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的整理与研究	王荣飞 戴 羽 (102)
一件英藏《天盛律令》印本残页译考	高 仁 (109)
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整理编目工作综述	魏 文 (115)
试论西夏译场对《掌中珠》编写的启示	尤丽娅 彭向前 (120)
西夏天葬初探——以俄藏黑水城唐卡 X-2368 为中心	任怀晟 杨 浣 (125)
从武器装备看西夏仪卫制度	尤 桦 (133)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	陈 玮 (138)
夏州节度使文武僚属考——以出土碑石文献为中心	翟丽萍 (144)
西夏白马强镇监军司地望考察	张多勇 (151)
西夏元时期黑河流域绿洲开发的自然驱动因素研究	史志林 杨谊时 汪桂生 董 斌 (157)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刘双怡 (166)
西夏武官帽式研究	魏亚丽 (172)
西夏僧人服饰谏论	任怀晟 魏亚丽 (192)
西夏的笔与笔法	赵生泉 (212)
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西夏供养人图像新探——以佛教史考察为核心	张先堂 (218)
西夏时期的敦煌五台山图——敦煌五台山信仰研究之一	赵晓星 (228)
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第 7 窟“涅槃变”中乐器图像的音乐学考察	刘文荣 (235)

四体“至元通宝”考述——兼论该钱为清末戏作之品·····	牛达生(245)
元代西夏遗民买住的两通德政碑·····	周 峰(252)
略论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忽刺术大王·····	陈瑞青(257)
从黑水城习抄看元代儒学教育中的日常书写·····	宋晓希 黄 博(262)
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地方仓库官选任制度的变化·····	杜立晖(270)
黑城出土的举荐信与北元初期三位宗王的去向·····	樊永学 邓文韬(277)
黑水城出土元代 M1·1284[F21: W25]历日残页考·····	侯子罡 彭向前(284)
黑水城出土元末《签补站户文卷》之“急递铺户”考证·····	王亚莉(290)
黑水城出土 F234: W10 元代出首文书考·····	张笑峰(296)
蒙元时期西夏遗民人物补表·····	邓文韬(302)

Main Contants

A Preface of <i>The Series of the Research on Tangut Literatures</i>	Hao Ping (1)
A Introduction of <i>the Research on Laws and Rules of Tiansheng Era</i>	Du Jianlu ;Popova (2)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angut Cursive.....	Shi Jinbo (7)
Records on the Paths of Planets for a Long Time in Tangut Calendar Literature.....	Peng Xiangqian (21)
A Research on Tangut Augury Documents инв.No.5722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	Liang Songtao;yuan Li (25)
Some Varieties of Two Tangut Sutra During the Circulation	Duan Yuquan (5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ragment of Tangut Version	
Collect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Zhang Jiuling (6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ragment of Tangut Version of <i>Lalitavisutra Sūtra</i>	Sun Feipeng (68)
Arrangement of <i>Wei Mo Jie Jing</i> Collected in Wuwei Museum	Wang Peipei (72)
A Research on No.6749 the Tangut <i>Jingtu Qiusheng Lifo Shengzan Ji</i>	
Collected in Wuwei Museum	YU Guangjian (75)
A Research on Tangut <i>Fo Shuo Xiaochu Yiqie JibingDharani Sutra</i> Collected in China.....	Wang Long (83)
A Research on the Fragment of Tangut Version <i>Yujia Shidi Lun</i> Collected in Xian.....	Rong Zhijian (89)
A Reearch on the Tangut Fragments Found in Shanzuigou Caves.....	Zheng Zulong (94)
A Research on Zhenguan Zheng Yao Collected in British Museum.....	Wang Rongfei;Dai Yu (102)
A Research on a Fragment of <i>Laws and Rules of Tiansheng Era</i>	
Collected in British Museum.....	Gao Ren (109)
A Summary on Arrangement of Tangut Literatures from Tibetan Tantrism.....	Wei Wen (115)
On the Inspiration of Tangut Translation Place	
on <i>The Pearl in the Palm</i>	Yulia Mylnikova;Peng Xiangqian (120)
On the Tangut Celestial Burial:Focus on Thang-kas X-2368	
Collected in Saint Petersburg.....	Ren Huaisheng;Yang Huan (125)
An Observation on Tangut Etiquette System through the Weapons.....	You Hua (133)
A Research on Li Renbao Epitaph.....	Chen Wei (138)
A Research on Attribute of Jiedushi in Xia state.....	Zhai Liping (144)
A Research on the Boundary of Baimaqliangzhen Jianjinsi in Xixia	Zhang Duoyong (151)
A Research on Natural reasons of Development of Oasis on the Black River	
during Xia and Yuan.....	Shi Zhilin;Yang Yishi;Wang Guisheng;Dong Bin (157)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Event of Shuiluo Castle.....	Liu Shuangyi (166)
A Research on Hats of Military officer in Tangut	Wei Yali (172)
A Research on the Monks Dress of Tangut	Ren Huaisheng;Wei Yali (192)
The Tools and Technique of Writing in Xixia	Zhao Shengquan (212)

A New Investigation on the Image of Provider in Mogao Cave No.148:
Focus on the Buddhism HistoryZhang Xiantang (218)
A Research on the Belief in Wutaishan by Observing the Tangut Map Zhao Xiaoxing (228)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mage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n a Musical Perspective.....Liu Wenrong (235)
A Research on Zhi Yuan Tongbao mad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r Entertainment.....Niu Dasheng (245)

A Research on Two Monuments of Tangut Survivors MaizhuZhou Feng (252)
A Brief Comment on King Hulashu Recorded in Yuan Literature.....Chen Ruiqing (257)
An Observation on the Daily Writing of Confucianism in Yuan
by Xichao Manuscripts.....Song Xiaoxi;Huang Bo (262)
O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of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in Local Warehouse during Yuan Dynasty.....Du Lihui (270)
On the influence of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 to the Three Princes
of the Early Northern Yuan Dynasty.....Fan Yongxue;Deng Wentao (277)
A Research on the Calendar Fragment M1·1284[F21: W25] of Yuan Dynasty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Hou Zigang;Peng Xiangqian (284)
A Research on Jidipu Hu in Manuscripts of the Late Yuan Dynasty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Wang Yali (290)
A Research on Document F234: W10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Zhang Xiaofeng (296)
A Complementary List of Tangut Survivors during Yuan Dynasty.....Deng Wentao (302)

(Translated by Wang Peipei; Rivised by Peng Xiangqian)



《西夏文献研究丛刊》总序

郝平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西夏研究成为中俄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为此,2009年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将“西夏文化研究”列入两国语言年活动项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宁夏大学承担。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协议,成立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任中方所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教授任俄方所长。

2010年7月26日,我利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银川学术年会间隙,专门考察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该院主持完成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说西夏》等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主席,我高兴地看到,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每年都有新成果、新亮点。2010年9月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2011年8月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连续召开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一批西夏学中青年骨干赴俄罗斯访问研究。更令人欣慰的是,两国学者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往来上,而是围绕西夏法律文献、社会文书、佛教典籍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相继完成“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夏译《孟子》研究”、“天盛律令研究”、“党项西夏碑刻研究”、“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释录”等课题,陆续出版的《西夏文献研究丛刊》和《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源远流长,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西夏文专号,中苏等国西夏学者发表成果,相互酬唱,成为佳话;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学者联合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进入新世纪,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框架下的西夏学合作研究,是在西夏文献整理出版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相信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郝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中方主席)



《〈天盛律令〉研究》前言

杜建录 波波娃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因此，西夏学是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2009年4月，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务委员刘延东的亲切关怀下，“西夏文化研究”被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确定为中俄“语言年”活动项目。按照项目要求，2010年6月2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成立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协议”，两国西夏学合作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10年10月17日，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成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俄方所长波波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方所长杜建录共同揭牌。宁夏大学党委书记齐岳，校长何建国，著名学者史金波、陈育宁、克恰诺夫等出席揭牌仪式。2011年9月21日，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宁夏大学校长何建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俄方所长波波娃共同揭牌。

在成立联合研究机构的同时，两国学者通过协商，围绕黑水城文献与西夏社会研究、俄藏西夏文献整理保护、俄罗斯西夏学论著汉译、中国西夏学论著俄译等领域，设计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使两国新时期西夏学合作研究从协商讨论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2011年，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的指导下，制订了《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宁夏大学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长期（2012—2020）规划》。按照该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四：一是联合开展西夏文献与西夏社会研究；二是联合开展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编目；三是联合开展俄藏黑水城西夏艺术品和实物资料数字化研究；四是互派访问学者，通过国家西部留学项目，带着课题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访问研究。目前已开展的合作研究有“西夏法律文献研究”、“中国藏黑水城汉文社会文书考证校勘”、“俄藏黑水城汉文社会文书考证校勘”等，项目成果将陆续在《西夏文献研究丛刊》、《黑水城出土汉文社会文书释录》中出版，《天盛律令研究》就是《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之一种。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天盛年间颁行的一部法典,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版本,^①汉文本已佚,西夏文本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出土,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该法令共20卷,150门,1461条,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是研究西夏社会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1932年,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撰文介绍藏于亚洲博物馆(东方文献研究所前身)的西夏律令。^②1963年,戈尔芭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中,^③对《天盛律令》的卷次、页码,各编号的叶面尺寸、行数、字数、保存情况等作了描述。在文献整理的同时,克恰诺夫开始致力于进一步研究和资料的运用,1965年他发表的《有关西夏政府机构的西夏文史料》,^④就是对《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的介绍和研究。1968年克恰诺夫出版的《西夏史纲》,^⑤也大量利用《天盛律令》中的资料。1987—1989年克恰诺夫相继出版四卷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⑥第一卷为研究篇,是他对法典的研究成果,第二、三、四卷为法律条文的俄译本和西夏文影印件。该书刊布并翻译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识别出的《天盛律令》刻本,但缺少卷首《名略》及部分尚未释出的叶面。克恰诺夫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第一次把西夏文《天盛律令》翻译成俄文,在西夏法律文献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译文一同刊布的影印件让更多的人见到了《天盛律令》的原貌,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底本。由于文本上的局限,克恰诺夫的俄译本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1988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克恰诺夫俄译本进行翻译,出版《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⑦遗憾的是只出版了前七章,后面的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家利用克恰诺夫的影印件直接汉译,完成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1994年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出版,^⑧从此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部法律的全貌。

1998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九两册刊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刻本和五种写本,另收录二卷名略以及刻本零叶和写本残件。^⑨史金波等先生据此对1994年出版的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进行了五方面的修订:(一)补译了原来所缺的内容,包括卷首《天盛律令》名略二卷,卷十四《误伤杀与斗殴门》中新识别出的二十三条,以及少量刻本零叶和据写本新校补的残字;(二)删除了原汉译本中关于西夏字意的大量注释,仅在原件残缺或意义不明的地方出注;(三)参照当时西夏文献释读新成果改译了一些词语;(四)对一些句子的语序和标点进行了调整,以求译文顺畅;(五)将出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记载:“合汉文者奏副中兴府正汉大学院博士杨时中;译汉文者西京尹汉学士讹名口口;译汉文纂定律令者汉学士大都督府通判芭里居地;译汉文者番大学院博士磨勘司承旨学士苏悟力”,第108页。

② [俄]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③ [俄]戈尔芭乔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1963年;汉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三辑,1978年。

④ 《有关西夏政府机构的西夏文史料》《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期,1965年。

⑤ [俄]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苏联科学出版社,1968年。

⑥ [俄]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⑦ [俄]克恰诺夫著、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本,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八、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99年。

汉译本《天盛律令》开创了直接将西夏文法律文献译成汉文的先河，难能可贵的是，史金波等先生利用整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便利，通过西夏文佛经发愿文、夏译汉籍、西夏文字辞书、类书、诗歌等文献中的资料，解决了大量西夏法律术语和名物制度的翻译，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汉文译本，而且为后来翻译西夏文《亥年新法》、《法则》等法律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解读西夏社会文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迄今通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

文献翻译、校勘、考证绝非易事，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翻译、考证又何尝不是呢！正如俄译本作者克恰诺夫教授指出的：“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它们二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②汉译本《天盛律令》出版近 20 年来，随着新资料不断发现、公布和考释，对译本所依据原文进一步补充、推敲、考证成为可能。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工作是在原汉译本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受汉译本的启发。^③

其二，俄译本和汉译本均依据克恰诺夫整理的西夏文本，汉译者在第二版增订过程中，虽然对克氏整理的西夏文本进行了补充，但依然有不少问题，有的是缺漏，如卷十五《催缴租门》漏译第一、二行，即“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意思是“京畿所辖七个郡县，根据土地的贫瘠程度，将地租的交纳数额分成几个等级，最优良土地的每亩纳租一斗，其次八升”。这两行正文和门类目录同在一面（俄藏甲种本 39—1）。同时，因缀合失误，《催缴租门》还漏译了俄藏甲种本 39—15 右面半叶 9 行，从“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到“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内容包括交租时间、催交地租和催促磨勘等。有的是页码顺序错乱，前述《催缴租门》第二行后的 9 行 107 字，即图版 39—2 右半叶空白部分，被错置在同卷《春开渠事门》，

④ 克恰诺夫俄译本附西夏文原件，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二部分漏译内容的前半段（俄藏甲种本 39—15）。^①

其三，《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天盛律令》残件、《俄藏黑水城文献》混入其他法律文献的《天盛律令》残件，需要进一步考证校勘，有的可补《天盛律令》之缺失。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名略》卷十一中间部分略有残缺，其中出工典门第三条标题缺失 3 字，且最后 2 字模糊不清；第六条标题缺失 2 字。^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乙种本中《名略》卷十一亦缺失。为此，汉译本该条名略缺译中间二字。^③而英藏编号 Or.12380—0044(K.KII0283.aaa)、^④Or.12380—0033(K.KII.0283.aaa)^⑤残件，恰好是《名略》卷十一，所存文字正好弥补俄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名略》卷十一第三条所缺，该行文字补全为“黠戛斡纛纛纛”，汉译“使役不许打杀”。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需进一步梳理。西夏文字是一种死文字，西夏文《天盛律令》又是多种文本缀合，目前通行的汉译本除了上述缺漏、页码错乱等方面的问题外，在译文上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有的意译，有的是音译，使用者大多没有对照原文，考证原始本意，直接引用汉译本的资料，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或望文生义的现象；对部分难以理解的名物制度，还有必要利用西夏社会文书进一步考释；除了《唐律疏义》、《宋刑统》等法典外，缺乏和《庆元条法事类》等同时代法律文献比照研究。

四

针对上述问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整理研究确定为合作研究的重点，并获得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秘书处的支持，分门别类考释研究，目前已开展的有农业、畜牧、内宫待命、司序行文、为僧道修寺庙、催索债利、边防、交通驿站等门类。具体做法如下：

（一）西夏文本对勘

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甲种本（刻本）为底本，和其他几种写本、克恰诺夫教授译本所据的刻本以及俄藏、英藏残件进行对勘，缀合、补充出比较完整的西夏文影印件和计算机录入文本。出校内容主要有四方面：（1）其他版本中的缺字、衍字、误字；（2）其他版本中行数、格式的不同；（3）叶面残缺、顺序颠倒；（4）根据其他版本和残件补充和缀合情况。

经过对勘、补充、缀合出的西夏文本，应是迄今最好的文本，一是参考目前能见到的所有西夏文《天盛律令》，内容比较完整；二是调整了原整理本错乱叶面；三是根据原始文献或影印件，注明克恰诺夫和史金波等先生缀合、补充情况，便于版本研究和史料运用。

（二）汉译本考证

以重新整理的西夏文文本为底本，对史金波等先生的汉译本进行考证、注释和补充。目前对西夏文《天盛律令》整理研究中，有的直接引用译文，有的重新意译，有的先直译，然后意译。无论是直

① 潘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催缴租门〉一段西夏文缀合》，《宁夏社会科学》2012 年 6 期，第 94—96 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名略》甲种本卷下（15—1 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56 页。

④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9 页。

⑤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9—20 页。

译还是意译,大都参考了汉译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意思与原译文基本一致,只是用词和表述有所区别,以及对个别错误作了修订。基于学术规范和尊重前贤的原则,不再另行翻译,只对其中的错误、遗漏进行修正补充,包括:(1)对专用术语、名物制度的音、形、义进行注释和考证;(2)和俄译本对勘,指出二者之间的异同;(3)订证译文中的佚、衍、误;(4)翻译汉译本的缺漏。

(三) 利用相关文献考释

《天盛律令》中不少规定,单从字面上难以理解,如卷三《催索债利门》:“全国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其本利相等仍不还,则应告于有司,当催促借债者使还。”^①西夏法律规定借贷粮食“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不得超过100%,即所谓的“倍称之息”,和同时代宋朝的借贷利息大体一致;^②借钱则“一缗收利五钱以下”,从字面来看,是0.5%的利息,是粮食借贷利息的二百分之一。长时期以来,对这条法律文献无法进一步阐释。直到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三件汉文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该文契俄藏编号分别为7779A、7779B和7779E,均为西夏文佛经《种咒孔雀明王经》封套裱纸。7779A被切割成大小略同的两块残片,残片结合部约缺半字,文契背面为收支钱账,存“每贯日生利口,每夜送壹贯”、“壹佰叁拾夜”等文字;7779B文契有三块残片,存“天盛癸未十五年”等文字;7779E存“贰拾文,限陆拾伍夜为满”等文字。

西夏贷粮按年、月、日计息,^③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则按夜计息,7779A文契的偿还期限为130夜,7779E文契偿还期限为65夜,是7779A偿还期限的一半。无论130夜还是65夜,都不是整月,利息只能按“夜”,也即“天”来计算,所谓“每贯日生利口口,每夜送一贯……”

遗憾的是“每贯日生利”后面一字被裁掉,另一字看不清,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日(夜)利率,但它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西夏借钱是按夜(天)计息的,前引《天盛律令》:“全国中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等,依情愿使有利,不准比其增加。”“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当是一缗每日(夜)收利五钱,日利率0.5%,月利率15%,65日(夜)利率32.5%,130日(夜)利率65%。“一斛收利一斛以下”,应指全部利息。反映出法律规定粮食借贷以全部利息计算,货币借贷按每日(夜)利息计算。编号7779钱贷文契正好印证了法律上的规定。

《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在规定库藏物品损耗时,记录了二百多种中药名,这些名词大多是宋代西北汉语方言的西夏音译,1994年版《西夏天盛律令》中,有近半数只是标音,没有翻译出药名,2009年据存世的《政和证类本草》,重新翻译了《天盛律令》中的中药名,纠正了原译本里的错误七十余条。^④

《天盛律令》经常出现一个直译为“言过处”的官名,单从字面理解,很难翻译准确,后来在俄藏西夏文佛经发愿文中看到这个西夏名词和汉文“提点”对译,汉译者在修订中,一律将“言过处”改为“提点”^⑤。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三《催索债利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②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第八章《通货流通与高利借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③ 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一辑,2004年,第186—204页;杜建录:《西夏高利贷初探》,《民族研究》1999年2期,第59—63页。

④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4期,第291—312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前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页。



略论西夏文草书

史金波

摘要: 西夏文草书与楷书相比, 笔画省略、连接, 字形发生变化, 趋于简化, 产生于实践中对快速书写的需求, 其结字有相对稳定的规律, 同时也存在随意性, 有自己的特色。西夏文草书的使用范围比较宽, 存世的西夏文草书文献种类繁多, 包括历史、法律、文学、历法、医学、社会文书、音韵书籍以及经书译作和佛经等, 学术价值很高, 因而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寻求西夏文由楷书嬗变为草书的规律, 探索西夏文草书笔画和结构的特点, 不仅增加对西夏文草书本身的认知, 还有助于释读大量存世的西夏文草书文献, 从而为西夏研究提供新的手段和资料。

关键词: 西夏文草书 文献 文字

一 西夏文草书的地位和价值

提起“草书”, 一般人们会想到是汉文中书写流利、龙飞凤舞的草字。权威的辞书对“草书”的解释皆指汉字。《现代汉语词典》给“草书”的释义为: “汉字字体, 特点是笔画相连, 书写快速。”^①《辞海》的定义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 接来下的解释“始于汉初”, 表明也仅指汉字而言。^②现在看来这些定义都需要补充修订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 各民族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一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并使用了本民族文字。在中国境内, 历史上先后创制或使用过多种少数民族文字, 形成了种类多样、数量惊人、内容丰富的民族古籍文献。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文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些文字中, 与汉字性质最为接近的是西夏文字。西夏文的创制受到汉字的巨大影响, 西夏文不仅利用了汉字的笔画, 也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完全吸收了汉字的表意原则。这与汉语和西夏语同属汉藏语系有一定关系。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创制尽管也受到汉字的影响, 文字笔画模仿汉字, 但其文字性质却主要不是表意性质, 而基本属于表音性质。

汉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书体, 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创制于11世纪的西夏文虽然没有汉文那样悠久的历史, 但其使用范围也较宽、使用时间也较长,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由于实践书写的需要, 逐步由楷书衍生出行书, 再衍生出草书, 形成了不同的书体。近些年, 随着大量西夏文文献陆续刊布, 西夏文不同字体琳琅满目地呈现出来, 其中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多种字体。西夏文的草书文献很多, 很有特色。应该说西夏文草书是除汉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第130、511页。

②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 第227页。

外最典型的草书。

中国历史上先后约有 30 种古文字，分属不同的文字类型。有的文字虽不是汉字系统，属于拼音文字，但在使用、书写过程中也出现了草书字体。藏文除楷书外，还有一种书写迅速、笔画相连，字形简约草写体，藏文叫“丘”(vkhyug)。藏文草书形体简约流畅，与正书体差别甚大，常用于书信、记录、文书、文稿、签名等事项。如中国民族图书馆藏《帕·当巴桑结息结汇集》的封面即是藏文草书。又回鹘文也有草书体文献，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常啼菩萨求法故事》。这些民族文字的草书也应属于中国的草书范围。

这样，对“草书”的定义应改为“文字的一种书体，特点是笔画相连，书写快速，汉字、西夏文等皆有草书”。

文字的书写趋于方便，趋于简化，这是一般的规律。在不到两个世纪时间内，西夏文形成并发展了实用、自然、流畅、美观的草书系统，这在文字发展、流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西夏文草书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课题，而且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因为在明、清以后西夏文已变成世上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在近代大量西夏文文献出土后，经过一个世纪几代专家的努力解读，虽有了很大进展，但仍然有不少未知的问题，西夏文草书的解读便是难度很大的攻关课题。解读西夏文草书不仅在文字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西夏文草书文献种类较多，数量较大，内容丰富，蕴含着很多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资料，解读西夏文草书在文献学上更具有重要价值。

汉文与西夏文字同属于表意文字，都是笔画繁复的方块字，他们文字性质相近，结构相似，最具可比性。过去认识、研究汉文草书，是对汉字草书自身的观察和研究，也可以做纵向的历史发展研究，但缺乏与其他民族文字草书的对照，未能与同类事物进行横向类比。原来研究表意文字草书仅有汉文一种实例，现在又增加了西夏文草书实例，使两种文字草书形成可以对照的双璧。作为唯一与汉文最接近西夏文草书，其形成、流行、发展、特点的研究，可以对汉文草书的研究形成新的支点和对比点，起到其他文字难以企及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扩大了草书的认识视野，拓展了草书研究领域。西夏文草书与汉文草书研究的互动可能使草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西夏文草书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熟，对汉文草书的发展颇有启发。过去都依据《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认为“草书始于汉初”。汉字使用历史久远，汉代以前已有长期使用历史。汉字在由篆书到隶书转变过程中，开始使用易于书写的毛笔，书写材质出现了帛，这样的变化使文字的书写更为便捷。在汉以前的战国的帛书中，可以看到夹杂着笔画简化、连笔的字，是否可以说那时已经出现了草书趋向。汉文从正书趋向草书也许会早于汉代。

当今进入电脑时代后，汉字的书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手写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快速书写教育的缺失，使社会上汉字书写水平降低，行书和草书往往成为少数人的书法艺术。汉文和西夏文草书的规律性和共识性，会给我们很大启发。看到西夏的基层村社文书中的草书流畅圆融、有条不紊、美观耐看，就可以知道西夏文行书、草书流行范围之广，实用价值之高。在文字教育并不普及的西夏，西夏文的快写方法行书、草书是怎样实用、扎根于基层的，不是也值得当今认真研究吗？

二 西夏文草书的产生和发展

无论是汉文，还是西夏文，楷书始终是社会应用的主流书体。汉文的草书是为了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西夏文草书和汉文一样，在实际书写中当需要快捷、速成时，使笔画简约、省略，便自然而然产生了草书书体。

从已见到的西夏文草书文献看，草书字体多由实践中的需要形成。比如即时笔录，需要记录跟上

讲述者的语速；在登录户籍或军籍时，需要一家一户登录，边问边写；在书写社会文书时，需要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即时写就。这些往往都需要快速书写。在抄写典籍时，为赶时间，也会用便捷的草书。一般抄写佛经要以虔诚的态度，工整书写，但如为了积累抄经数量，作为功德，也用行书或草书抄录；若是雇佣抄经手抄经，抄经手为多赚取抄经费也会提高速度，以行书或草书抄写。有的手写本开始还是楷书或较为清晰的行书，但写来写去越写越快，最后变成草书。快速书写的实践是西夏文草书产生的根本原因。

西夏文草书产生很早。目前所能见到有明确时代标志最早的西夏文草书文献，是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二年（1070）的《瓜州审案记录》，离西夏文创制仅 30 多年。在西夏文创制不很长的时间内就出现草书，其原因可能是西夏文创制后即广泛推行使用，在很多^①人实际应用中草书自然形成。此外，西夏王朝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境内同时流行汉语、汉文。当时汉文草书已是广泛流行的成熟书体，敦煌石室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就有不少草书。这对西夏文草书的形成、发展可能有直接的借鉴作用，使西夏文草书的形成较快，成熟较早。



图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瓜州审案记录》

一件手写文献有时难以区分他是行书还是草书。因为以行书为主的文献会夹杂着草体字，同样以草书为主的文献又有很多行书体字。《瓜州审案记录》中的西夏文字，就是既有行书字又有草书字的文献，可以说是向草书迈进的西夏文书体。其文字主要表现为书写随意、快捷，已出现连笔，如上述图版第1行第1字𐽇（农）字的左部的5笔，已简化为为3笔，成为𐽇；第2行的𐽇（言）字的左部3笔，已简化为为1笔，成为𐽇；第4行𐽇（十）字的右部5笔，已简化为3笔，成为𐽇；第8行𐽇（我）字的左部的𐽇第3、4笔，已连为1笔，成为𐽇。尽管此记录多数字还基本保留着行书的字形和笔画，但从行文看，书写随意、自然，简化、连笔多处可见，有些字的偏旁识别已有难度，当进入草书序列。

《瓜州审案记录》的背面是西夏文《六祖坛经》，也可入草书之列。其文字也基本属于向草书迈进的西夏文行书。

不难看出，在西夏文流行使用的初期，人们在快速书写过程中，已经自然而然地连写笔画，简约笔画，从楷书、行书向草书过渡。

^① 本文图片分别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特藏部所藏；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史金波、陈育宁主编的《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本文作者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拍摄。